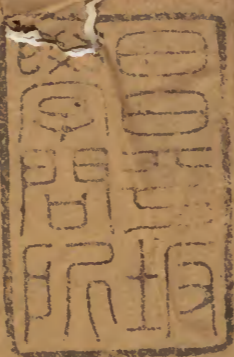


左氏兵略 十一之九



漢書門		九	九	九
		五	五	五
		三	四	
冊架	函號	類		

內閣文庫		漢書
九	九	
函	五	
二	二	
二	四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541
冊數	12 ( 7 )
函號	299 251







左氏兵畧卷之十八

淺草文庫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發刊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魯作丘甲 成公元年

為齊難故作丘甲 杜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丘甲。難乃旦

反

孔疏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

甸小司徒職文也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  
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  
丘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  
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然則杜之  
此註多是司馬法文而獨以周禮冠之者以司馬  
法祖述周禮其所陳者即是周法言此是周之禮  
法耳不言周禮有此文也鄭註論語云司馬法成  
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與此不同者鄭註小司徒云

方十里為成緣邊一里治溝洫實出稅者方八里  
八十四井案鄭註小司徒又引司馬法云成出革  
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千井革車  
十乘甲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萬井革車百  
乘甲士千人徒二千人與此車一乘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不同者小司徒辨畿內都鄙之地域  
鄭所引士十人徒二十人者謂公卿大夫畿內采  
地之制此之所謂諸侯邦國出軍之法故不同也  
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

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  
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竟內之兵案此一  
車甲士步卒總七十五人周禮大司馬五人為伍  
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  
軍大致不同者大司馬所云謂鄉遂出軍及臨時  
對敵布陳用兵之法此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謂徵課邦國出兵之時所徵之兵既至臨陳還同  
鄉遂之法必知臨敵用鄉遂法者以桓五年戰于  
緡葛先偏後伍又宣十二年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及尚書牧誓云千夫長百夫長是臨時對敵皆用  
卒兩師旅也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民同  
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  
知者以一鄉出一軍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移  
備故也此言四丘為甸並據上地言之若以上中  
下地相通則二甸共出長轂一乘耳甸即乘也六  
十四井出車一乘是故以甸為名此一乘甲兵甸  
之所賦今魯使丘出甸賦乃四倍于常譏其重歛  
故書之也穀梁意以四邑為丘使一丘農民皆作

甲以農為工失其本業故譏之今左氏經傳並言  
作丘甲耳重歛之事傳無明文而知必異穀梁以  
為丘作甸甲者以傳云為齊難故作丘甲以慮有  
齊難而多作甲兵知使丘為甸甲而倍作之也士  
卒馬牛悉倍於常而獨言甲者甲是新作之物其  
餘歛克之耳非作之也譏其新作故舉甲言之初  
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備齊難暫為之耳非是  
終用故不言初然則築城備難非時不譏此亦備  
難而譏之者魯是大國甲兵先多僖公之世頌云

公車千乘昭公之蒐傳稱革車千乘比時不應然  
也其甲足以拒敵而又加之重歛故譏之

孫子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於  
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  
張預曰財力殫竭則丘井之役急迫而不易供也  
或曰丘役謂如魯成公作丘甲也國用急迫乃使  
丘出甸賦違常制也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

穀梁傳曰作為也丘為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  
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

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丘作甲非正也

胡傳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于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

如

二

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韋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先儒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為又以為丘出甸賦加四倍者誤矣

捫蝨談曰魯以齊難作丘甲似也不識難伏蕭牆之內者是丘甲亦足禦之否外不足威強齊內不足張公室祗困民耳至襄昭之世三桓以無征誘民四分公室而有之豈成公丘甲之作有以毆之哉

親鼓陵城 成公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杜龍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頃公之嬖人

盧蒲就魁門焉杜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我與

而盟無入而封林而汝也我與汝為盟誓無以師入汝之封土弗聽殺而膊

諸城上膊磔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而取龍遂

南侵及巢丘

周禮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鄭玄註斬以鉞

刀刃若今棄市也謀謂姦寇反間者賊與謀罪大者斬之小者殺之搏當為膊

也膊謂去衣磔之



後漢書單于欲降耿恭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  
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  
委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  
兵圍恭不能下

親鼓

吳志孫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呂蒙乃薦  
甘寧為升城都督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  
皆騰踊自升遂大破之

吳錄載孫策表曰臣討黃祖部周瑜等同時俱進  
跨馬躑陳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擊踊躍百

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度重壑迅疾若飛火放  
上風兵激烟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  
乃潰爛鋒刃所截炭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走  
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狼韓晞已下二萬餘級  
其赴水溺者一萬餘口舡六千餘艘財物山積  
晉書杜魯大為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周訪擊之  
訪有衆八千進至泚陽魯等銳氣甚盛訪曰先人  
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  
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魯果畏訪先攻

左右甄魯勇冠三軍訪兵惡之自于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救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魯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魯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

漢沔

梁書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據車輪夾岸為城士卒皆百戰之餘器甲精嚴徒黨勇銳蒙衝閘艦亘水陵山選其中尤勇健者乘之王僧辨憚之稍作連城以逼焉賊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辨因其無備親旗鼓以誡進止群賊大敗

胡傳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也魯人為鞏之戰豈

異乎同乎曰憤兵務相報復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捫蝨談曰齊魯比鄰之國也匪講信脩睦之務惟是一矢以相加遺圍龍之役說者謂不待貶而罪見信矣且也枹鼓非人主所親肉薄非千乘可嘗頃公直一嬖人之故親鼓陵城母論師出無名而輕佻若此不為吳子之親門也亦倖耳

陳鞏之師成公二年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杜不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

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杜宣十七年卻克至齊為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孫

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各自請卻克故不書晉侯許之七百乘杜五萬人

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杜城濮在僖二十八年有先君之明與

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大無能為役杜無能為

請八百乘許之杜六萬人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杜文子

代荀欒書將下軍杜趙朔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

叔逆晉師且道之杜林滅宣叔為晉師向道季文子

邵子分謗

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  
林韓獻子即韓厥將以軍法斬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人卻克馳驅而往將救止之

使遠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林卻克使韓厥速殺人之獨受謗師從齊師于莘林莘齊地

筭之下杜靡筭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

不腆敝賦詰朝請見杜詰朝平旦林言平旦請以軍禮相見對曰晉與

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林

國皆姬姓故言兄弟也杜寡君不忍使群臣請於大

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林晉君不忍魯衛受伐之慘使群將帥為魯衛請命於齊

無令晉之衆師久能進不能退林言晉師能進不能退保君無

所辱命杜言自欲戰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

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人杜

擔禽之而乘其車杜既獲其人因釋已繫桑本馬以

徇齊壘杜將至齊壘以桑樹曰欲勇者賈余餘勇杜賈

賣也言已勇杜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

右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

而後朝食杜姑且也翦盡也林言我且翦不介馬而

馳之杜介甲也林馬不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

未絕聲

滅此朝食

築石

鼓音杜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

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

子忍之杜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色又則殷今人謂赤黑為殷色言血多汚車輪御猶不敢息林

解張九中兩矢折林即鄭自始合苟有險余必緩曰

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杜以其不識已推車○推昌誰反又他回及下

同推車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

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杜

鎮也集成也林言三軍之耳目在吾將軍之旗鼓皆視我以為進退此戎車一人鎮之可以集成勝

病齊之事如何可以一身之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林貫甲而執兵器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

即就也林貫甲而執兵器固將以死敵也○擐音患

轡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林卻克聞張侯之言乃左手并

執馬轡右手援鼓槌而擊鼓戎馬奔逸不可復止師從卻克之軍○枹音字林云擊鼓柄也

本亦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杜華不注山名林

三匝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杜子輿韓厥父

右兩故中御而從齊侯杜居代御者自非元

曰射其御者林邴夏以御者居射之故君子也公曰謂

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林知射其左越于車下

林射韓厥之車左射其右斃于軍中林復射韓厥之

車左隊于車下

與公易位

奉觴加璧

車中綦母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杜綦母張晉大夫寓寄也。綦音其

無音從左右林綦母張欲從左右而載皆肘之使立於後杜以左右皆死

不使使韓厥俛定其右杜俛俯也右被射仆逢丑父

與公易位林逢丑父為車右見事將及華泉驂結於

木而止杜驂馬丑父寢於輶中杜驂士車林驂卧車也丑父寢於其中

輶士諫反字林士諫反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

能推車而及林有蛇出於輶車之下丑父以手肱打

不能推車而韓厥執繫杜繫馬絆也執之前杜繫馬絆也執之再拜

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杜進亦以示觴璧曰寡君使群臣為魯

衛請曰無令我師陷入君地杜本但為二國請救不欲及過入君地謙辭

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杜屬適也林下臣韓厥自稱正當戎車之

道而隱避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杜若奔辟則

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言二君敢告不敏攝官承

乏杜言欲以已不敏攝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林

丑父代為齊侯故詐使公下車往杜因而走鄭周父御佐車宛

茂為右載齊侯以免杜佐軍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

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

戮乎林僅有我一代君任杜君任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

華泉取飲

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

求丑父三入三出杜重其代已故每出齊師以帥退

入于狄卒杜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眾

晉討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杜

衛畏齊之強故不敢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

之齊師敗矣杜勉勵其守者辟女子杜使辟君也齊

不辟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

杜銳司徒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杜言餘人不

乃奔杜走齊侯以為有禮杜先問君後既而問之辟

司徒之妻也杜碎司徒主壘予之石窳杜石窳邑名

有地名石窳杜窳音窳晉師從齊師入自立輿擊馬陘杜

輿馬陘皆齊杜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杜

人國佐也甗玉甗皆滅紀所得杜不可則聽客之

所為杜林客謂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

子為質杜林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而

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杜使壘畝東西對曰蕭同叔

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杜

亦晉君之母敵言之則齊君之母杜吾子布大命於諸侯

甗

賓媚人致賂蕭同叔子為質

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林先王以孝治天下今質其母

是違王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杜詩

大雅言孝心不乏者又能以孝道長錫其同志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

乃非德類也乎杜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

而布其利杜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我疆我

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唯吾

子戎車是利杜晉之伐齊循壘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

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

失杜闕四王之王也杜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杜樹

立也濟成也林樹立明五伯之霸也杜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韋周

伯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林雖不

以成同欲然皆勤力以撫綏諸侯以奔走服今吾子

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杜疆竟也詩曰布政優優百祿

是道杜詩頌殷湯布政優和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

侯何害焉杜言不能為諸侯害不然杜不寡君之命使臣則有

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杜戰

而曰犒為孫辭畏君之震師徒撓敗沐畏晉君震動之威敗吾

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



背城借一

之散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杜燼火

背城借一杜欲於城下散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

幸敢不唯命是聽林若齊幸而得勝亦云從晉求和

命是魯衛諫曰齊疾我矣杜諫郤其死亡者皆親暱

也子若不許讐言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

杜謂我亦得地杜齊歸而紓於難杜齊服其榮多矣

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林齊晉戰勝亦唯天意之

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杜賦輿以為魯衛請若

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杜藉薦君之惠也敢不唯

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杜禽鄭魯大夫秋七月晉師

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林汶陽

魯地為齊所侵故公會晉師于上邽林上邽地闕公

晉使齊歸之于我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林三帥郤克士燮欒

闕○鄭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書已嘗受王先路之

賜今改而易新并此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

一命之服杜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與帥主兵車候

傳宣公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

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

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公羊傳云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蕭同  
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楛而闕客則客或跛或  
眇於是使跛者逐跛者使眇者逐眇者二大夫出  
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  
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為鞏之戰齊師大  
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甌反魯  
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  
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甌請諾反魯之侵地  
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

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一戰  
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  
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卻克眇  
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  
婁而與之盟

穀梁傳云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  
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  
者御眇者使僂者御僂者善周同姪子處臺上而笑  
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門名而語移日

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鞆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繇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甌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甌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

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

春秋繁露云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也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加于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從諸侯于清丘斷道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當是時也方求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

者晉魯俱怒內悉其衆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  
大困之鞏獲齊頃公斮逢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  
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  
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其氣而無敵國以  
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  
後齊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  
問疾吊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  
寧是福之本生于憂而禍起于喜也

郤子分謗

韓非子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

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曰胡不以狗其  
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  
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  
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  
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殉勸之以殉是重不辜也  
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郤子之言  
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郤  
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郤子乃至  
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且後至也夫郤子曰以殉

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且望郤子之得之也今郤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郤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謗者此

築石

史記王翦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

漢書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

斤為幾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

魏志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許褚壁褚衆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杆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遂不敢進

英雄記云袁尚使審配守鄴曹操進軍攻鄴配將馬禮叛為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開入者皆死沒北齊書安德王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沅涕鳴噎衆皆爭為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

射石以御周軍

舊唐書竇建德引兵討宇文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保聊城建德縱撞車拋石機巧絕妙四面攻圍城遂陷

五代史朱裕詐為降書陰使人召朱珍約開門為內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城門朱裕登陴開門內珍軍珍軍已入甕城而垂門發鄆人從城上礮石以投之珍軍皆死甕城中珍僅以身免獨異志太和初滄景節度使李同捷叛王智興帥

徐泗兵討於棣州時同捷遣一能言者坐城上戰  
棚罵智興軍吏耻之智興蒙衣掩耳不忍聞有一  
卒曰此可用拋石擊去其首智興喜曰若中賞汝  
千金卒乃具拋發一石正中其首隨石迸落軍中  
歡呼城上飛動

宋史李成懲奉新失險之敗擄石幢坡憑山以木  
石投人張俊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誑賊俊  
親冒矢石帥衆攻險賊衆數萬俱潰

程史云符離之役李汝翼等兵出方半縣門發屋

者皆築石以殺人我軍幾殲焉

附梁書羊侃少而雄勇膂力絕人所用于至十餘  
石嘗于袁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石人長八  
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

歙州圖經績溪縣大徽村西北五里有汪節者其  
母避瘡于村西祿田寺金剛下因假寐感而生節  
節有神力入長安行到東渭橋橋邊有石獅子其  
重千斤節指而告人曰吾能擬此而擲之衆不信  
節遂提獅子投之走餘衆人駭異後數十人不能

動遂以賂請節節又提而致之故地尋而薦入禁  
軍補神策將軍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  
木于碾上上又置一床上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  
終而下無厭重之色德宗甚寵惜之累有賞賜雖  
拔山曳牛之力不能過也

減此朝食

左傳附注云余姑剪此而後朝食剪齊斷也猶剪  
商之剪宣十二年注云剪削也義亦近之又徐鍇  
說文繫傳引此文作揃揃今案莊子揃揃可以休  
老三蒼云揃猶剪也玉篇云揃拔除也又史游急

就篇沐浴揃揃注云鬻拔眉髮也今此作剪減蓋  
古字通用

孫子曰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張預曰  
不能料人反輕敵以武進必為人所擒也齊晉相  
攻齊侯曰吾姑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為  
晉所敗是也

韓非子云偏福而心急輕絕而易動發心惰忿而  
不訾前後者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簡本教而  
輕戰攻者可亡也



史記韓信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  
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單山而望  
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  
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傅瑗曰今日破趙會食諸  
將皆莫信詳應曰諾已果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泜  
水上禽趙王歇單音蔽

後漢書光武至信都以賈復為偏將軍及拔邯鄲  
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  
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

先破之然後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  
敗走諸將咸心其勇

晉書謝琰遣叅軍劉宣之距破孫恩既而上黨大  
守張虔碩戰敗群賊銳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  
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  
賊既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食也跨馬  
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為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  
而塘路迤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  
後斷絕琰至千秋亭敗績

傷矢流血  
未絕鼓音

南史義熙七年杜慧慶率大武六千人拒盧循于石碕六月循晨造南津令三軍入城乃食慧慶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循衆艦俱然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死

國語靡笄之役卻獻子傷曰余病喙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矣其耳目在于旗鼓車無還表鼓無還聲軍事集矣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于廟受服于社甲冑而效死戎之政也病未若死祇以解志乃左并轡右援抱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

軍從之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之山

孔疏云以卻克為中軍之將言已之傷而未絕鼓音明是法當自執旗鼓也周禮大僕軍旅田役贊王鼓則天子諸侯自將兵者亦親執旗鼓以令衆尉繚子曰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直解曰昔春秋時晉伐齊晉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左并轡右援抱而鼓此將專主旗鼓之證也

東觀記祭遵為征虜將軍南擊蠻賊合戰中弩矢  
入口洞出舉裒掩口血流裒中衆見遵傷却退遵  
呵吏士吏士進戰皆一人擊十大破之

典略馬超為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郭援為飛矢  
所中乃以囊裹其足而戰破斬援首

晉書朱伺隨陶侃討杜弢有殊功夏口之戰伺用  
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會箭中  
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

南史宋大舉北侵諸義軍方于城西南列陣魯方

平謂薛安都曰今勦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  
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  
安都曰卿言是也遂合戰安都其憤橫矛直  
前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副譚金  
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戰至日晏魏軍大潰面縛  
軍門者二千餘人

又侯安都奉詔東討躬自接戰為流矢所中流血  
至踝安都乘輿麾軍容止不變

宋書桓振襲江陵勒兵三萬旗幟蔽野躍馬橫矛

躬自突陳流矢傷劉懷肅額衆懼欲奔懷肅瞋目奮戰士氣益壯於是士卒爭先臨陣斬振首

北史魏將傅永將馬步千人南逆齊將馬仙琕賊俯射永洞其左股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仙琕燒營卷甲而遁中山王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

舊唐書段志玄從劉文静拒屈突通入潼關文静為通將桑顯和所襲軍營已潰志玄率二十騎赴擊殺數十人而還為流矢中足慮衆心動忍而不言更入賊陣者再三

又安祿山之叛王難得從肅宗幸靈武進收京城與賊軍戰其下靳元曜戰酣墮馬難得馳救之賊射之中眉皮穿披下鄣目難得自拔去箭并皮掣落馳馬復戰血流被面而抗賊不已肅宗深嘉之又奉天之圍渾瑊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霑沫格鬪不已初不言瘡痛以激士心

與公揚位

公羊傳云晉卻克拔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刃

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及逢刃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斫於是斫逢刃父

春秋繁露云逢刃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為知權刃父欺晉祭仲詐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刃父之難為難于祭仲祭仲見賢而刃父猶見非何也曰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

春秋以為知權而賢之刃父措其君于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逢刃父是也刃父大義宜言于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不能死是無耻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

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于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魯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吳志孫堅移屯梁東大為董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軍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著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迨近覺是柱乃去

晉中興書元帝叔父東安王繇為城都王穎所害

懼禍及謀出奔其夜月明禁衛甚嚴不能得去有頃天暴風雨晦冥邏者散帝乘間得脫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宗典後至以馬鞭拂之謂曰舍長官禁貴人而汝亦被駐耶因大笑由是被釋南史王廞舉兵以討王恭為名恭遣劉牢之擊廞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恭為恭所殺華時年十三在軍中與廞相失隨沙門釋曇冰逃使提衣襪從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曇冰罵曰奴子懈怠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

又檀道濟北畧地兵勢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

北史宇文泰與侯景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墮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李穆下馬以策擊泰罵之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因以馬授泰與之俱逸

秦觴加璧

孔疏云韓厥奉觴加璧以進按襄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曰陳侯免擁社子展執繫而

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事與此同唯無璧耳蓋古者有此禮彼雖敗績猶是國君故戰勝之將以臣禮事之不忍即加屈辱所以申貴賤之義晉語云靡笄之役卻獻子伐齊侯來獻子以得殞命之禮也服虔引司馬法其有殞命以行禮如會所用儀也若殞命則左結旗司馬授飲右持苞壺左承飲以進杜不引之者蓋彼此不甚相當故也後漢書馮衍說廉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達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

華泉取飲

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  
取飲稱於諸侯羨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  
君子之道也

附東觀漢記曰傳俊從上迎擊王尋等于陽關漢  
兵反走還汝水上上以手飲水澡盥鬚眉塵垢謂  
俊曰今日罷倦甚諸卿寧憊邪

水經云濟水又東北華不注山。注云單椒秀澤  
不連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峰特技以刺天青崖  
翠發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故京相璠曰春秋地

華不注

名也華泉華不注山下泉也左傳逢丑父使公如  
華泉取飲即此水也

馬陽雜俎華不注泉齊頃公取水處方圓百餘步  
北齊時有人以繩千尺沉石試之不窮石出赤如  
血

留青日札云左傳華不注者山名人皆讀作入聲  
誤也古不字有讀作在音者作俯音者並無通骨  
切之音今作入聲如卜乃俗音也惟伏琛記引  
虞摯畿服經作拊言此山孤秀如華拊之注于水



深得之矣李太白詩云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峰  
茲山何峻秀綵翠如芙蓉此其證也今在山東濟  
南府

考工記陶人為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

方言云甗自關而東謂之甗

玉海云皇朝太宗時長安民得甗其狀下為鼎三  
足上為方甗中設銅簞可以開合有銘在其側句  
中止識其文曰甗也遂藏秘閣

孔疏云經書齊侯使國佐如師故知賓媚人即國

賓媚人致賂

佐也杜譜云國佐賓媚人武子三事互見於經傳  
不知賓媚人是何等名號

左逸齊侯朝於晉賓媚人相卻克趨進曰此行也  
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賓媚人曰日  
大夫以晉君之命徵敝邑寡君恐不敢愛牢醴以  
饗從者匹於單劉惟是一二邑臣不能勅內人以  
干大夫寡君寔無所與聞大夫唯已愧之雪而舉  
晉殉之以天之降罰齊而使青人之骨暴於臺亦  
豈無一二晉殤先文公之有討於曹也脩浴薄之

三十一

卷之十八

三十一

三十一

郟而終宥之大夫其遂宥齊而光先文公之德以  
寬諸侯夫誰不服如其笑也九達之莊人盡誅乎  
郟子不能對君子曰郟氏之後殆哉夫驕德之敗  
也驕匹夫不可而况國君乎哉兵以逞忿忿以成  
欲其狃未也則先成子之恭乎

蕭同叔子  
為質

戰國策趙使諒毅至秦獻書秦王秦王使使者報  
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  
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  
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

行之無所敢疑于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  
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  
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  
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  
以孝治聞于天下衣服之便于體膳啗之嫌于口  
未嘗不分于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  
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  
鳳凰不翔剝胎焚天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  
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

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殺曰  
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  
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鮑彪謂諒殺有專對之材矣觀其辭令如見晉叔  
向鄭子產相與周旋于一堂之上而折論豹勝之  
事何甚似蕭同叔子也殺其深于春秋者乎  
搜神記齊惠公之妾蕭桐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  
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于野又不敢舉也狸乳  
鷓覆之人見而收之因名無野

背城借一

舊唐書太宗追宋金剛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  
之俘斬數萬人獲輜重千餘兩金剛走入介州王  
師逼之金剛尚有衆二萬出其西門背城而陣太  
宗與諸將力戰破之金剛輕騎遁走  
又代宗避狄陝州馬璘即日自河右轉鬪戎虜間  
至於鳳翔時蕃軍雲合鳳翔節度使孫志直方閉  
城自守璘乃持滿外向突入懸門不解甲背城出  
戰吐蕃奔潰

附公羊傳云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

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  
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困學紀聞云齊世家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  
宰之功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不敢當晉世家  
景公十二年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為王景公  
讓不敢左傳正義曰此時天子雖微諸侯並盛晉  
文不敢請隧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于晉所較不  
多豈為一戰而勝便即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  
不然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遷所以有此說者當讀

此傳將授玉以為將授王遂飾成為此謬辭耳  
潛菴子曰逢丑父相傳為逢蒙之後蒙操戈入室  
以賊其師而丑父能舍身殉國脫君于難其視蒙  
固玉石矣卻獻子生之以勸事君者天之顯忠豈  
其然乎

又曰卻獻子不忍一咲之憤而暴二國之師雖齊  
頃有以致之而獻子遷怒如此後三卻滅宗或人  
歸之陰禍誠然乎哉

捫蝨談曰滅此朝食與破趙會食等耳一幾遺晉

禽一卒入趙璧豈有幸有不幸哉輕而寡謀與勝而後戰蓋有不待兵交而決者

丑父逃公而已為公子期逃王而已為王較宗典之以鞭拂帝李穆之以策擊秦事即稍殊而以智脫主一也至如漢之紀信

國朝之韓成不難蹈水火以全真主四子比之懸矣泓之役宋公愛二毛而不禽鞏之戰齊侯辟君子而不射二君卒用以敗皆所謂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者也

晉帥讓功 成公二年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

杜武士

會文子之父林言文子後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

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

吾知免矣 林范文子言晉師新有大功晉國之人喜其有功而往迎之若先入國人必屬耳目

於我以為皆我之功是我代元帥受有功之名故不敢先入武子喜曰吾知免於禍矣以文子謙遜知其

不益已禍屬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

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 杜郤伯郤克見言遍反下同

夫音 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

燮何力之有焉

林范叔即文子杜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父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

報○勞力樂伯見公亦知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

書何力之有焉

詔告也樂書下軍師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能勝齊

國語云靡笄之役卻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

武子曰變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對曰夫師卻子

之師也其事臧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

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孫子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於主

國之寶也

司馬法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若

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

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

又曰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

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

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已上苟以不

善在已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已必遠其罪上

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

戰國策曰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

樂作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  
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棟撓而不避  
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脈形地之險阻  
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  
力也縣賞罰于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  
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  
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  
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  
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

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上之迹  
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  
上使百四十萬

史記衛青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  
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  
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  
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  
子伉為宜春侯子不宜為陰安侯子登為發干侯  
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

五氏其畧 卷之十八 三十一  
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  
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  
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  
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

漢書趙充國既勝羗虜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  
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羗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  
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  
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  
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

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  
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  
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

將軍卒武賢強弩將軍  
許延壽卒讀曰碎

後漢書馮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  
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  
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  
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  
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又賈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  
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  
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勲諸將每論功自伐復  
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又范曄論曰前史著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  
表每言其祖魏太尉歆稱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  
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之捷本之于盧植收名  
歛策而已不有焉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  
不爭天下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

赴履危亂而能終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  
子願不伐善為先斯亦行身之要與

袁宏後漢紀云北地諸豪帥相率而降諸將多有  
言功者馮異獨默然上璽書勞異曰枸邑孤危亡  
在旦夕諸將狐疑莫有先戮將軍獨決竒策摧敵  
殄寇功如丘山猶若不足雖孟反後入無以過也  
今遣太中大夫齋醫藥殯殮之具以賜吏士其死  
傷者大司馬已下親吊問之以崇謙讓於是三軍  
之士莫不感悅袁宏論曰謙尊而光於是信矣馮

異能讓三軍賴之揚朱有言行賢而去自賢之心  
無所往而不美因斯以談聖莫盛於唐虞賢莫高  
於顏回虞書數德以克讓為首仲尼稱顏回之仁  
以不伐為先邾至矜善兵在其頸處父上人終喪  
其族然則克讓不伐者聖賢之上美矜善上人者  
小人之惡行也

晉書郭默據湓口叛庾亮會陶侃討破之亮還蕪  
湖不受爵賞侃移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  
怪矯然獨為君子亮曰元帥指為武臣效命亮何  
功之有遂苦辭不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  
誅王敦功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  
許之

又逆賊李辰別帥石冰畧有楊州逐會稽相張景  
以前寧遠護軍程超代之前南平內史王矩吳興  
內史顧秘前秀才周玘等唱義傳檄州郡以討之  
賀循合眾應之冰大將杭寵有眾數千屯郡講堂  
循移檄於寵為陳逆順寵遂遁走超與皆降一郡  
悉平循迎景還郡即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

賞一無據焉

又王濬為王渾父子及豪強所抑屢為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功伐之勞及覓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渾能無愧乎濬曰

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末不能遣諸宵中是吾褊也

又唐彬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為衆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擒獲自巴陵沔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於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

又周訪為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

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

宋書王鎮惡既敗走姚泓高祖將至鎮惡於霸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高祖笑曰卿欲學馮異也

梁書馬仙琕每戰勇冠三軍當其衝者莫不摧破與諸將論議口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琕曰丈夫為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功可論

又馮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為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所征伐終不言功諸將謹諱爭競道根默然而已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鑒功之多少吾將何事高祖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曰此人口不論勳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

北史魏邢巒平豫州振旅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勞

之巒曰此陛下聖畧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  
之有帝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  
伯讓功而弗處

又韓顯宗統軍次赭陽齊戍主威公期遣其軍主  
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擊軍營顯宗拒戰斬  
法援首顯宗至新野帝曰何不作露布也顯宗曰  
臣頃見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為  
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  
虜兵寡力弱禽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

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歛毫卷帛解上而已帝  
笑曰如卿此勲誠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  
又元定有勇畧從征伐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  
其功周文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

又蔡祐每從征伐為士卒先軍還諸將爭功祐終  
無所兢周文每嘆之曰承先祐口不言勲孤當代  
其論叙

又隋文帝嘗從容命高頰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  
頰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于蔣山苦戰破賊臣文

吏耳焉敢與猛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  
宋史狄青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  
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其出常有  
功尤喜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  
既平經制餘事悉以諉沔退若不用意者沔始歎  
其勇既而服其為人自以為不如也  
元史臨江梁氏曰伯顏深畧善斷將二十萬衆如  
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歸裝惟衣衾  
未嘗言功

長水日抄云范文正在西夏日邸報至公與韓魏  
公皆進職公貽書魏公曰頃接邸報某有恩命改  
職增秩誠為光寵第朝廷不欲吾輩來了邊事今  
涇原全師敗沒無應援之效而特進爵天下豈無  
深議又今將佐不思報國惟望倖恩吾輩頻時進  
職豈能服其心何顏以責其實效候文字到日須  
上章陳讓使諸將知吾輩無僥倖之意如朝廷責  
怒則吾輩可以責將佐之功矣倪文節公嘉定初  
與金人講解使還中書議表賀又以和戎為二府

功欲遷秩者公曰澶淵之後捷而班師天子下罪已之詔中書樞密待罪今屈已盟戎何以慶為後世邊將失利至因虜退以邀功樞輔彌縫例得加恩以增秩上下相蒙不惜國是所謂體國忘私者何有

捫蝨談曰范通浩星賜之言一也王濬從之則為功臣自全之上計克國辭之則為老臣謀國之遠圖要在各得其體未可執一論也

平吳之後渾濬爭功致干清議而唐彬獨能自處

于不競倘亦有范文子後入之風乎

將帥既受斧鉞擒生斬馘皆其分也胡庸自伐哉乃若掩敗為功妄飾首虜如顯宗所云高曳長繩虛張功捷者竟為輓近邊將故事吾于是有感

楚以衆克 成公二年

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林楚侵魯及陽橋故曰為陽橋之役

以救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君共王即位至是二年蓋

年矣十二年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杜詩大雅言文王以衆士安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

乎杜儕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

恤其民而善用之林楚莊王臨終乃大戶閱民已責

棄逋逮鰥施及救乏赦罪悉師林悉起王卒盡行是

責責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



夫為政猶以衆克况明君而善用其衆乎林言衆之不可以此

而不用公子嬰齊為政猶以楚師之衆克遂大誓所

有功何况英明之君而得衆以善用之乎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杜大誓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則弱合則成

衆言殷以散亡周以衆興

司馬法曰凡戰之道用寡固用衆治寡利煩衆利

正

呂氏春秋曰以能鬪衆與不能鬪衆軍雖大卒雖

多無益於勝軍大率多而不能鬪衆不若其寡也

夫衆之為福也大其為禍也亦大譬之若漁深淵

其得魚也大其為害也亦大

戰國策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

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

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

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

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

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

君曰君非徒不達于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

之劔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薄之柱上而

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  
 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  
 夫吳干之劍材難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  
 薄而刃不斷兼有是二者無鈎竿一本作竿即鐺  
 蒙湏之便鐺耳鼻也蒙湏疑為劍繩猶劍維也操其刃而刺則未入  
 而手斷若無十餘恐即上二十萬之衆而為此鈎  
 竿鐺蒙湏之便而徒以三萬行于天下君焉能乎  
 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  
 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

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為戰國七不能具數  
 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齊以二十  
 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  
 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  
 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  
 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  
 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平都君喟然  
 嘆息曰單不至也

史記王翦傳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

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  
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  
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  
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  
頻陽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  
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  
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  
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  
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

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  
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  
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  
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  
十萬人代李信擊荆荆人遂敗走

漢書永光二年秋隴西羗多姐旁種反詔召丞相  
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  
將軍許嘉右將軍馮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京  
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饑饉朝

廷方以為憂而遭羗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奉  
 世曰羗虜近在竟內背畔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  
 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  
 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义暴而天誅亟  
 决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輒則曠  
 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  
 六萬人然羗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  
 人一月足以决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  
 歛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

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  
 有輕邊吏之心而羗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  
 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  
 如此怯弱之形見羗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  
 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  
 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决利害相萬也固  
 争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  
 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  
 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

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  
 極上前軍到降同阪先遣校尉在前與羗爭地利  
 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羗虜盛多皆為所破  
 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  
 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讚兵六萬  
 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  
 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羗虜大破斬首數  
 千級餘皆走出塞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為左  
 將軍封爵關內侯

師古曰多音所廉切又音先廉切姐音紫今西羗尚有此姓而

多音先冉切

困學紀聞程子曰韓信多多益辦辦是分数明按  
 孫子治眾如治寡分数是也杜牧注謂韓信多多  
 益辦

捫蝨談曰每謂兵家用寡難用眾尤難眾之不可  
 以已誰不知之顧非以有能之將御有制之兵眾  
 之為害也乃甚於寡新莽秦堅不皆百萬師乎乃  
 昆陽淝水之敗亡不旋踵安所貴眾哉故因楚師  
 之以眾克而祇以知用眾者之未易也

楚師還晉師  
楚師還晉師  
楚師還晉師  
楚師還晉師  
楚師還晉師  
楚師還晉師  
楚師還晉師  
楚師還晉師  
楚師還晉師  
楚師還晉師

善釣從衆成公六年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統角

杜統角鄭地

楚師還晉師

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

杜申息楚二縣

禦諸桑隧

杜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隧皆遂

趙同趙括欲戰

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

杜武子

知莊子

荀首中范文

子士燮上韓獻子

韓厥新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

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

林本意為來救鄭楚子

重還師不與我較吾遂

事侵蔡以至於此是因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

救鄭而遷怒以戮蔡

克遷戮不義怒敵

雖克不令

林雖勝楚師而不成師

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

杜六軍悉出故曰師以大勝小不足

為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

之欲戰者眾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眾同欲是以濟

事子盍從眾杜盍何不也。帥子為大政。杜中軍將

酌於民者也杜酌取民。子之佐十一人之。杜六軍

欲戰者三人而已杜知欲戰者可謂眾矣。商書曰三

人占從二人眾故也杜商書洪範林言今若使三人

凶則當從武子曰善釣從眾杜釣等也。林言所見皆

二而從夫善眾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眾矣林人心所

故曰眾之主也。杜三卿皆晉之賢人。傳善欒書得從眾之義且為八年晉

侵蔡

六韜太公曰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義也義之

所在天下赴之

三畧曰夫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

志于眾故與眾同好靡不成與眾同惡靡不傾治

國安眾得人矣亡國破家失人矣含氣之類咸願

得其志

莊子云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

于已也同于已而欲之異于已而不欲者以出乎  
 衆為心也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  
 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  
 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  
 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  
 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  
 矣悲夫有王者之不知也 呂吉甫註道之無為  
 自然非特人君體之而以道佐人主者亦當因衆  
 以寧無事于為人之國也一人所聞不如衆技之

衆而欲自任以為人之國則其不喪者僥倖而已  
 三代君臣相與固有以是為利者而末世多以是  
 為患欲為人之國者攬其利而不見其患也  
 淮南子云得道之兵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  
 助順道而動天下為嚮因民而慮天下為闔獵者  
 逐禽車馳人趨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為斥  
 闔要遮者同所利也同舟而濟于江卒遇風波百  
 族之子捷梓招杼船若左右手不以相得其憂同  
 也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



本史兵略卷之十八  
五十四  
為已用也用其自為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  
為已用所得者鮮矣

揚子云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  
群策群策屈群力楚傲群策而自屈其力也傲惡也屈  
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

胡傳荆楚僭號稱王聖人比夷狄而不救者大一  
統以存周使民著于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  
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  
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夫經所以深惡之也書

卿帥師伐鄭于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  
書樂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  
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  
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  
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樂書也兩軍相加兵刃  
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  
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  
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  
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厭幾哉

捫蝨談曰甚哉樂武子之善從衆也夫人三為衆固也如以常情審所從莫衆于八人而三人為少不欲戰者三人而惟是之從不幾違衆乎不知此正武子之善從衆也聞之曰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欲言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武子得之矣鄢陵之役不欲戰者惟范文子而卻至不能從也卒以遺其內憂彼蓋知從衆而不知從善者乎

左氏兵畧卷之十九

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彭

發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宛陵徐騰芳雲卿校

二子奔命成公七年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

杜皆巫臣

之及襄老之子黑要杜以夏姬故并怨而分其室子

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

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杜子重曰

爾以讒慝貪恠事君而多殺不辜林讒慝指其譖善貪恠指其分室也

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

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杜壽夢季札父林先是吳人自安僻陋未嘗與

中國相通至是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

馬杜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

令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林先是吳

未嘗射御故巫臣教其射御未嘗乘車故巫臣教吳

乘車未識戰陣之法故巫臣教之戰陣吳常屬楚故

巫臣教實其子狐庸馬使為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

巢伐徐杜巢徐子重奔命杜救馬陵之會吳入州來

子重自鄭奔命杜因伐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

命林吳人一歲之間七為楚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

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杜上國

左傳附注云案杜注謂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

人為兩若如所言是卒大于兩傳文當云卒之一

兩不當云兩之一卒也舍偏兩之一馬此語亦難

曉孔疏亦云丘明為傳辭皆易解此獨蹇澀或有

誤文

以兩之一卒適吳

教吳乘車

奔命

以兩之一卒適吳

玉海陳祥道曰古之用兵也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于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于車車之制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裝有所齎昔周伐鄭用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邲之戰楚君之戎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位為兩四兩為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百人為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為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畧可知也又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以是通上國房韞用車以抗祿山賊投芻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巧之異也

教吳乘車

史記漢文帝遣宗室女主公為單于閼氏使宦者

燕人中行說傳公主說不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  
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  
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  
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異無仰  
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  
奴盡歸于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  
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  
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于是說教單于左右踞  
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

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  
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  
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  
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  
云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  
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穀令其量中必善美  
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惡  
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利害  
處

又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翁侯以前將軍  
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  
得翁侯以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  
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  
于從其計

五代史盧文進之奔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  
之間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絨工作無不備  
契丹由此益疆同光中契丹數以奚騎出入塞上  
攻掠燕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

橋關至幽州嚴兵斥候常苦抄奪為唐忠者十餘  
年皆文進為之也

後漢書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畧吏民一歲至九  
奔命崔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入犯常為邊  
最

雙槐歲抄余子俊言邊務曰門庭寇至車戰為宜  
大率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輛每輛用步軍  
十人駕拽行則縱以為陣止則橫以為營營車闕  
處以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

奔命

煩自齎別處伏兵亦以鹿角柵如車營自衛以俟。若使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待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隨處起其伏兵或首逼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無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

王海云車戰之法自古有之故衛青李陵田豫馬隆及漢光武與虜戰皆用車勝近事符彥卿破虜揚城亦以拒馬為行寨因大風出其不意開拒馬

出騎兵掩擊之惟天寶祿山之亂房瑄于潼關陳車以戰遂至敗績蓋狹隘之地非用車之所也夫匈奴所長者騎兵也必須平原廣野雲布霧散馳逐往來士卒前無所依後無所據故胡騎雷動颺至易致退縮苟非運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用車戰為便其制取常用車接其衝扼駕以牛布為方陣四面皆然東西鱗次前後櫛比車上置槍以刃外向又垂皮革以防火攻列士卒于車外前行持槍楯後行持弓弩賊至令兵士上車每

車載四人皆持弩軍之內數十步間建六車或四  
 車上為重樓施強弩賊至擊鼓為節以射之虜不  
 能犯必當散去乃出騎兵擊之此中國制虜之要  
 術也夫人平居猶復謹藩籬固關鍵以備不虞何  
 况當胡虜之戰陣御突騎之輕颺而無所蔽護哉  
 夫人之被甲鎧所以蔽護其身也而戰之用車亦  
 一陣之甲鎧也夫鱗介之蟲肌肉在內鱗介在外  
 所以自蔽豈可使肌肉在外而鱗介反在內乎夫  
 用車以戰亦一陣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為營陣

賊至則歛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  
 之用奇掩襲見可而進故出藉此為所歸之地入  
 則以此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據不懼胡騎之  
 陵突也

附困學紀聞云列國之變極于吳越通吳以疲楚  
 者晉也通越以撓吳者楚也春秋于是終焉唐以  
 南詔攻吐蕃而唐之亡以南詔本朝以女貞滅契  
 丹而中原之亡以女貞女貞之將亡也吾國又不  
 監宣和而用夾攻之策不知春秋之義也



捫蝨談曰巫臣之使吳也教吳叛楚中行說之使  
 匈奴也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翁侯信之敗沒也  
 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此皆中國之自為  
 間也如此革令為中國用未必收其益一為中國  
 間則啓釁挑禍恒必由之欲杜疆場之患者必先  
 絕中國之間而後可

晉殺鄭使 成公九年

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 林伯蠲鄭行人行 晉人

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林非待行人之禮

者在于兩師之間可也杜明殺行人例 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杜陳與

後漢書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

一 高平有城 畏誅堅守光武入關將自征之寇恂諫

不從進軍及沂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

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引耿

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

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疆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忘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魏志太祖與袁紹相拒于官渡紹遣使拜李通征南將軍劄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劔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強盛而任使無方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

晉書曰初吳之未平也周浚在戈陽南北為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奔以為功吳將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為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

左氏兵略卷之十九  
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徃徃有  
襲奔互市甚不可行第慎無為小利而忘大備也  
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

載記冉閔殺石祗僭稱大號遣使人常熸聘于慕  
容雋雋使其記室封裕詰之乃積薪置火于其側  
熸神色自若抗言曰結髮以來尚不欺庸人况千  
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為也直道受  
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左右勸雋殺之  
雋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事遂赦之

又慕容冲擊符堅將進逼長安堅遣使送錦袍一  
領遺冲使者稱有詔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  
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

南齊書沈攸之反遣使報張敬兒敬兒勞接周至  
為設酒食謂之曰沈公那忽使君來君殊可命乃  
列伏于廳事前斬之

魏書鹿念監臨淮王彧軍時蕭衍遣其豫章王綜  
據徐州綜密信通彧云欲歸款綜時為蕭衍愛子  
衆義咸謂不然彧募人入報驗其虛實念遂請行

左傳卷之十九  
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也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雋胡龍牙並總彊兵內外嚴固愈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為綜軍主程水潤所止問其來狀愈荅曰兵交使在自昔通言後竟得還

舊唐書迴鶻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七人詭詞結歡潛伺邊隙張仲武使密賂其下盡得陰謀且欲馳入五原驅掠雜虜遂逗遛其使緩彼師期人馬病死竟不遣之迴鶻烏介可汗既敗不敢近邊

宋史元昊反猶遣使來朝衆請按誅之尚書左丞程琳曰遣使常事也殺之不祥後使者益驕橫大臣患之琳曰始不殺無罪也今既驕橫可暴其惡誅之國法也又何患耶

附白帖云樂祈不敬雖聞可討之辭伯蠲無辜終貽非禮之誚

胡傳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執

諸銅鞮故傳稱執其君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

陳與處父救江何異削而不書者鄭亦有罪焉耳

夫背夷即華正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捫蝨談曰鄭人沒賂背華即夷洵有罪矣晉執其君而復殺其使蹊田奪牛罰不已重乎君子謂晉殺伯蠲不如其釋鍾儀

晉釋楚囚 成公九年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杜南

冠楚縶拘執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杜南

杜鄭獻鍾儀在七年稅解也。稅吐活反徐始銳反召而吊之林召鍾儀而再

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杜泠人樂官。泠公曰

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杜言不敢使

與之琴操南音杜南音楚聲。操七力反下同公曰君王何如對曰

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大子也師保

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杜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

南冠 稅禁囚

與之琴 南音

敬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

先職不背本也樂操王風不忘舊也林言稱先父之職官是不違背

其父祖之本業琴作南風之操是不遺忘其風土之舊俗。語魯據反背音佩下同稱天子抑

無私也杜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名其二卿尊君也

杜尊晉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

也林不肯本業是為愛親之仁不忘舊俗是為安土之信無所私黨是為盡已之忠尊君卑臣是為臨

事之敏杜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

敏達也林受有差等故應接事物當以仁為主信不可易故以信而守之忠無所偏故

事雖大必濟以忠而成之敏無不達故以敏而行君盍歸之使合

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杜為下十二川晉楚結成

張本。盍戶臘反

南冠

左傳附注應劭漢官儀云法冠一曰柱後冠左傳

南冠而縶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冠賜近臣御史

服之即今獬豸冠也後漢輿服志引胡廣說亦如

此然傳云南冠未知其是何等冠也故杜注惟云

楚冠而已應胡之說皆未然

後漢書桓帝擢程曷為度遼將軍曷到營所先布

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羗虜先時有

稅楚囚

生見獲質于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羗胡龜慈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曷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安然無警

晉書武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畧吳二兒為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顯等

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

南史宋義熙十二年武帝北伐檀道濟為前鋒所至望風降服逕進洛陽議者以為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于是中原感悅歸者甚衆

北史周廣川公測為開府儀同三司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

左傳卷之十九  
為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  
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放還其國衛送出境自  
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為寇而界遂通慶弔時論方  
之羊叔子或有告測懷貳文帝怒曰測為我安邊  
何為間骨肉乃命斬之

周書陸騰為東魏陽城郡守時太祖大軍東討兵  
威甚盛長史麻休勸騰降不許拒守月餘城陷被  
執太祖釋而禮之問其東間消息騰盛陳東州人  
物又敘述時事辭理抑揚太祖笑曰卿真不背本  
也即拜帳內大都督

舊唐書盧簡求辭翰縱橫長于應變所歷四鎮皆  
控邊陲屈雜虜邊寇因之移授所至撫御邊鄙晏  
然太原軍素管退渾契苾沙陀三部落或撫納不  
至多為邊患前政或要之詛盟質之子第然為盜  
不息簡求開懷撫待接以恩信所質子弟一切遣  
之故五部之人忻然聽命

宋真宗朝名臣傳馬正惠公知節知秦州其州嘗  
質羗首之支屬十輩殆踰二紀知節曰羗亦人



也豈不懷土悉遣還之蕃落感其惠託受代無犯  
塞者

樂之禁

桓譚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  
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  
徵叩角羽而成曲孟嘗君遂歎歎而就之曰先生  
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

劉向別錄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趙  
氏者渤海人趙定也宣帝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  
鼓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召入見温室使鼓

琴時閑燕為散操多為之涕泣者

南音

呂氏春秋云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  
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於塗山之陽  
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及  
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

晉書西海太守張肅以京師危逼請為先鋒擊劉  
曜張寔以肅年老不許肅曰孤死首丘心不忘本  
鍾儀在晉楚弁南音

周書趙師子邪利天水人也在隋為知音至唐貞

觀初獨步上京遽入琴苑傳之嵇氏累代居曹遂  
令曹郡琴者所脩五弄具列于曹妙傳濮州司馬  
氏琴道不墜于地師云吳聲清宛若長江廣流綿  
綿徐逝有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擊浪奔雷亦一  
時俊決也

困學紀聞曰晏元獻論秦穆公以由余為賢用其  
謀伐戎夫臣節有死無貳戎使由余觀秦終竭謀  
慮滅其舊疆豈鍾儀操南音樂毅不謀燕國之意  
哉元獻之論有補世教故錄之

藝苑卮言有娥氏二女居九成之臺得天燕覆以  
玉筐既而發視之燕遺二卵飛去不返二女作歌  
始為北音禹省南土嶽山之女令其媵候禹于嶽  
山之陽女乃作歌始為南音夏后孔甲田于東陽  
黃山天大風晦入民室其主方乳或曰后來良日  
也必吉或曰不勝之必有殃孔甲曰以為余子誰  
敢殃之後折橈斧斷其足孔甲曰嗚呼命矣乃作  
破斧之歌始為東音周昭王之右辛餘靡有功封  
子西翟徙西河而思故處始為西音所謂四方之

歌風之始也

附戰國策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又知之循安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捫蝨談曰鍾儀一楚囚耳乃其稱先職操南音雍容嫺雅有君子之度見釋晉侯夫豈以乞憐得之者哉無何楚公子辰如晉請脩好結成報鍾儀之使也兩國脩睦儀寔為之儀于是蓋足為楚重矣晏元獻謂之賢乎由余信夫

晉帥乘和成公十三年

秦恒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杜晉辭多誣秦故傳晉據此三事以正秦罪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杜庚代士燮將上軍荀庚卻荀首錡佐之杜代韓厥將下軍趙盾御戎杜代錡荀瑩佐之杜代趙旃將新軍杜代韓厥卻至佐之杜代趙括卻毅御戎欒鍼為右杜代殺卻至弟欒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杜帥乘車杜帥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林戰敗績不書者蓋以晉稟周命以

伐秦師直有功且不使秦得與晉及諸侯戰也成差  
女父皆秦大夫杜不更秦爵戰敗績不書以為晉直  
秦曲則韓後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  
獲有功亦無所諱蓋經文闕漏傳文獨存

易經豫利建侯行師程子曰兵師之興衆心和悅  
則順從而有功

淮南兵畧訓曰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  
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  
則無一人之用將卒使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  
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  
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

亟故將以民為體而民以將為心心誠則支體親  
刃心疑則支體撓此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  
誠心則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罌之  
角若鳥之羽若蚘蚘馬之足可以行可以舉可以  
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  
也

武侯曰夫用兵之道在於人和和則不勸而自戰  
矣若將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謀不用羣下謗議讒  
慝互生雖有湯武之智而不取勝於匹夫况其衆

者乎

魏志于禁屯潁陽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太祖使趙儼并參三軍每事訓諭遂相親睦

魏志注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或賴率然之形或憑犄角之勢群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于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

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貞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

附尚書故實云西平王始將禁軍在蜀戍蠻與張魏公不叶及西平功高居相位德宗欲進魏公者數四慮西平不悅而罷後上令韓晉公善說然後並處中書一日因內宴禁中出瑞錦一疋繫兩人一處以示和鮮之意

捫蝨談曰師克在和審矣顧所謂和者必師與士

聯為一心動若臂指而帥寔主之帥以和倡士卒  
不以和應者未之有也故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  
又曰將相不和國有大咎以區區晉國猶收功于  
帥乘之和持廟議者必先之以和衷而後可

鄆陵之後 成公十六年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

逞杜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卻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若唯鄭叛晉國之

憂可立侯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林

不可以當我執政言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

佐之杜代荀庚卻錡將上軍杜代欒荀偃佐之杜代卻錡韓

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瑩居守杜荀瑩下軍佐於是

新上下軍罷矣卻犇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

獻子曰有勝矣杜軍讓有禮故戊寅晉師起鄭人聞

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

杜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為先歸張本

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

杜子反

令尹將左

杜子重

右尹子

辛將右

杜公子壬夫

過申子

反入見申叔時

杜叔時老在申

曰師

其何如對曰德

杜林澤也

刑

杜林法也

詳義

杜林宜也

禮

信

杜林實也

戰之器也

杜器猶用也

杜林有也

杜六者則

德以

施惠刑以正和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

守物民生厚而德正

杜財足則思無邪

用利而事節

杜動不失利則

事得時順而物成

杜群生得所

上和

下睦周旋不逆

杜動順理

求無不具

杜下應

各知其極

杜林極中也

杜各知其中無有貳心

故詩曰立

我烝民莫匪爾極

杜烝衆也

杜極中也

杜詩頌言先王

是

以神降之福時無灾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

杜敦厚也龐大

杜林和同以心惟君上之為聽

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

杜闕死者

絕其好

杜建義不

瀆齊盟

杜不祥

而食話言

杜信不奸

時以動

杜禮不

順時周

而疲民

以逞

杜刑不正邪

民不知信進

杜禮不

退罪也

人恤所底

其誰致死

杜林民不知

杜或進或退皆陷罪戾不知所從人各憂恤

子其勉之

吾不復見子矣

杜林言其必

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

杜林言其必

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

杜林言其必

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

杜林言其必

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

杜林言其必

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

杜林言其必

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

杜林言其必

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

杜林言其必

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杜不思慮也不整喪列

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杜楚救鄭之師恐不可用也

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

楚可以紓憂杜紓緩也林言我詐為畏怯逃避楚兵君臣脩省可以緩晉國之憂夫合

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

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能

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杜衆散敗也箕之役

先軫不反命杜死於狄也在邲之師荀伯不復從杜荀

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

杜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

戰也有故杜亟數也秦狄齊楚皆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

三疆服矣杜齊秦狄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

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乎林聖人安不忘危治

不忘亂故外患既息內患不生至於中才常主外患既平未有不以驕亢而生在內之憂患者何不姑釋

楚患不治以為晉君之敵國外患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杜壓策其未備

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杜匄士燮子。匄古害反又音蓋曰塞井夷竈

陳於軍中而䟽行首林軍屯必鑿井竈以自給今為楚壓晉軍戰地迫狹故自塞其

井自平其竈以為戰地楚壓晉軍不可出陳故結陳於晉之軍中杜䟽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管壘為戰道

外寧必有內憂

塞井夷竈

五百五十七



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

天也童子何知焉林其父執戈以逐范句怒其多言言晉軍勝楚是天覺晉於亂亡晉

軍不勝是天畀晉以安存童子豈知此意欒書曰楚師輕窳林窳亦輕也窳赤弔反

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

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林子重子反二卿相惡不和一問也

王卒以舊林楚王之親兵罷鄭陳而不整林鄭師從楚雖成陣

而不整齊蠻軍而不陳林蠻夷從楚雖成軍陳不遠

晦林晦月終陰盡兵家所忌今楚在陳而踟蹰曰踟蹰許嬌反徐讀合而加踟杜陳合宜靜各顧其後莫

在陳而踟

有鬪心林人恤所底各懷後顧舊不必良林王卒以

兵以祀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杜巢車

上為櫓○巢說文作轆云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于

王後杜州犁晉伯宗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林言晉軍

或左或右何也曰召軍吏也林軍吏散居軍中皆聚於中軍

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杜虔徹幕矣

曰將發命也甚踟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

也杜夷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杜左將

右○乘繩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

正反下同

登巢車

六間

陳而不整

軍而不陳

陳不遠

在陳而踟

禱也杜禱請於鬼神伯州犁以公卒告王杜公晉侯林伯州犁晉人知晉之情

故以晉侯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杜賁皇楚

鬪椒子宣四年奔晉林賁皇知楚之皆曰國士在且杜賁皇楚

厚不可當也杜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

異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

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林請分晉精兵以擊楚之

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杜震下坤上復無變曰南國蹶射其

元王中厥目杜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蹶也南國勢蹶則

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杜從其言而戰有淖於前杜淖泥也淖及孝反

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杜違避也林晉師乃皆相違避於淖步毅御

晉厲公欒鍼為右林步毅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

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杜二族強

故在公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林晉厲公之車陷於淖泥淖中欒書見公車

陷淖故欲載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杜在軍前故子

名其父大任又安得專命復為杜言書且侵官冒也杜載

既當大任又安得專命復為杜言書且侵官冒也杜載

官失官慢也林失去將而離局姦也杜遠其部有三罪

侵失官慢也林失去將而離局姦也杜遠其部有三罪

分良擊左右  
合擊中軍

左氏春秋卷之十九 二十四 五百十五姓

掀公出淖

馬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杜掀舉也。掀許言反云捧穀舉之則公

軒起也又癸巳潘虺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

射僇札

七札焉杜黨潘虺之子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

反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杜二子以王

怒曰大辱國杜賤其不詰朝爾射死藝杜言女以射

夢射月

藝苑也詰朝猶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杜魏錡

占之曰姬姓日也杜周世異姓月也杜異必楚王也

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杜錡自入及戰射共

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攷

一矢復命

杜攷弓衣林中呂錡以一矢復命杜言一卻至三

問弓

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林免其首胄而

致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杜問遺也林工尹楚官

韎韐跗注

以弓答曰方事之殷也杜殷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

杜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林韋熟

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杜恐其傷林此皆卻至見

客免胄承命林免胄以承楚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

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林間猶不敢拜命林禮

不拜介甲也故不敢告不寧君命之辱杜以君辱賜

敢拜楚君之命

安為事之故敢肅使者杜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答故肅使者肅手至地

若今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杜從也其御杜溷

羅曰速兵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林鄭伯之御屢顧心不在

在御馬逐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杜二年案

之可及厚齊卻至從鄭伯其右蒯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

而俘以下杜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蒯甫勿反翰徐音寒

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

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殽中杜熒戰在唐苟謂石

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

止乃死杜敗者壹大謂君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已

當死楚師薄於險杜薄迫已叔山冉謂養由基曰林叔山

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杜王有死藝命乃射再發盡殪林

死也言所射盡死矢無虛發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軼晉師乃

止林叔山冉以手搏晉人以投其車中晉人囚楚公之車而折其軼杜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

子茂杜為卻至見諸張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

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林言楚人謂夫所見之旌旗令尹子

重之麾節也彼其子重之所在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

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林言晉國好以整齊軍旅為勇曰又何如杜又

搏人以投

內旌殽中

謀輅之

三十九  
卷之十九  
二十六  
五十一

餘臣對曰好以暇林雖急遽之中今兩國治戎行人

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杜

持也持飲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林榼

杜承奉也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驕

從者使某攝飲林使行人致辭車右主戟刺持矛其

名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

林不亦識於禮乎杜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林

晚也既脫使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

杜夷亦補卒乘杜補繕甲兵杜繕展車馬杜展鷄鳴

鷄鳴而食而食唯命是聽杜復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

卒林蒐閱車乘補益士卒秣馬利兵林秣殺戰馬

脩陳固列林脩明行陳蓐食申禱林食於寢蓐之間

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杜逸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

獻飲于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杜穀陽子王曰天敗

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杜穀

三日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杜佞

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杜戒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

之謂杜周書康誥言楚師還及瑕杜瑕王使謂子

逸囚

獻飲于反

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社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

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林言今共王自在軍中子反無以為已之過杜王引

過亦所以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責子反

之卒實奔臣之罪也林時子反為中軍帥子重使謂故言臣之卒實奔

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林而汝也言初時子

玉隕喪師徒汝亦聞子玉自殺之事矣何不對曰雖圖謀其事令自殺也杜終二卿相惡

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林大夫謂子重也側子反名言

雖無先大夫子玉自殺之事子重側亡君師敢忘其以義責我已敢不引義自裁

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戰之器

孔疏云戰之器也言有此六事乃可以戰若器用

然也自德以施惠至信以守物辯六事施用之處

也自民生厚至所由克言能用六事得戰勝之意

也自今楚內棄其民至疲民以逞言楚不行六事

也民不知信以下言楚必敗之意也

文中子云李密見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

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

國語駢凌之役大夫欲爭鄭范文子不欲曰吾聞

人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

外寧必有  
內憂

爭盍姑謀睦乎考訊其阜以出則怨靖也阜衆  
 晉書王羲之與會稽王茂陳殷浩不宜北伐并論  
 時事曰古人耻其君不為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  
 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屈  
 于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  
 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于所欣傳云自非聖人  
 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大業  
 者或不謀于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徃徃而有  
 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

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擬議乎

又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  
 蔡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  
 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  
 合于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  
 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畧不  
 稱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  
 也

舊唐書郭元振察吐蕃事宜還上疏畧曰善為國

左氏兵略卷之十一  
受  
者當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夷夏晏  
安昇平可保

蘇子曰料敵勢疆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率之能  
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  
之臣也鄢陵之役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范  
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卻誅厲  
公弒胥童苑藥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  
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  
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

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况非常之功乎  
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  
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  
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  
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其知所悔天欲亡之  
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  
玩於寇讐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  
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  
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



九  
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  
其志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  
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  
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  
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畧民亦  
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  
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  
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  
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足

以為國之疆弱而國之疆弱足以為治亂之兆蓋  
有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霸  
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魏公敗戎  
於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鑒而益其  
疾也晉果滅魏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  
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不死則厲公逞志  
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  
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於趙宣子遠矣  
孫子曰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曹操曰勵志也

杜祜曰勵士也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竈不無生意不殊死戰也

司馬法曰棄任節食是謂開人之意 劉寅曰任負任之物也棄任即孫子所謂士無餘財之意節食者約其軍之食也如春秋左傳所謂塞井夷竈項羽沉船破甌持三日糧之意使吾軍士棄其所負任之物約持其糧食示以必死是謂開啓衆人之意使專一心志奮勇而戰

國語云鄢陵之役荆厭晉軍軍吏患之將謀范文子自公族趨過之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范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命也童子何知焉且不及而言姦也必為戮苗棼皇曰善逃難哉既還荆師於鄢陵將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弱諸臣不佞吾何福以及此吾聞之天道無親唯德是授吾庸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荆乎君與二三臣其戒之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

史記孫臏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又明日

為三萬龐洵行三日大喜曰固知齊軍怯入吾地  
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并行逐之  
舊唐書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王世  
充以兵拒之保都梁山為五柵世充每日出擊陽  
不利走還入柵如是數日讓益輕之乃稍分人于  
南方少留兵纔足以圍柵世充知其懈乃于營中  
夷竈撤幕設方陣四面外向毀柵而出奮擊大破  
之讓以數十騎遁去

六間

國語晉厲公六年伐鄭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與齊

魯之師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楚半陳公令擊之欒  
書曰君使黶也與齊魯之師請俟之卻至曰不可  
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夫陳不違忌一間也  
夫南夷與楚來而弗與陳二間也夫楚與鄭陳而  
不與整三間也且其士卒在陳而譁四間也夫衆  
聞譁則必懼五間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鬪  
心不可失也公說於是敗楚師於鄢陵欒書是以  
怨却至

孫子曰勿擊堂堂之陣勿邀正正之旗 注云堂

陳而不整  
軍而不陣

堂大也正正齊也

兵書要訣云正正之旗者謂行軍也前後正治故不可要而擊之也堂堂之陣者謂營陣也堂堂不冒亂也不可就而擊之也

吳子曰齊陳重而不堅秦陣散而自闕楚陣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

舊唐書太宗與頡利同盟于便橋之上頡利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和也謀臣猛將多請戰而陛下不納臣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

上曰我觀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君臣之計唯財利是視可汗獨在水西酋帥皆來謁我我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然我已令長孫無忌李靖設伏幽州以待之虜若奔還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矣我所以不戰者即位日淺為國之道安靜為務一與虜戰必有死傷又匈奴一敗或當懼而脩德結怨于我為患不細我今卷甲韜戈啗以玉帛頑虜驕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漸其在茲乎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

不違晦

左氏兵略卷之十九  
三十五  
孔疏云日為陽精月為陰精兵尚殺害陰之道也  
行兵貴月盛之時晦是月終陰之盛也故兵家以  
晦為忌不用晦日陳兵也昭二十三年七月戊辰  
晦吳敗楚師于鷄父吳犯兵忌而戰勝者杜云違  
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彼知楚有可敗之機晦是  
兵家所忌原楚之情必以吳為不動故以晦日掩  
之擊楚不備故也

黃帝問玄女兵法曰戰鬪之法乘一破十百事不  
失軍有六神乘之必克六神甲子旬在河魁甲戌  
旬在傳送甲申旬在勝光甲午旬在天罡甲辰旬  
在功曹甲寅旬在神后此六神為戰主

後漢書云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  
攻鄧禹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於  
是王匡成丹劉均等合我軍不利樊崇戰死會日  
暮戰罷軍師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  
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  
得更理兵勒衆明日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  
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

北史慕容賀麟飢窮率三萬餘人寇新市甲子晦  
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何也對  
曰紂以甲子日亡兵家忌之帝曰周武不以甲子  
勝乎崇無以對

避暑錄話古者舉大事皆避月晦說者以陰之窮  
為諱春秋晉楚鄢陵之戰特書甲午晦以見譏魯  
震夷伯之廟書己卯晦以見異是也

在陳而器

尉繚子曰將已鼓而士卒相囂者內自敗也

隋書尉遲迥背城結陣與官軍大戰官軍不利時

鄴城女子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與高熲李詢等  
謀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于是擊所觀者大囂  
而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博呼曰賊敗矣衆  
軍復振齊力急擊之迥軍大敗

舊唐書史思明將周擊為李光弼將荔非元禮所  
敗擊復整軍押北城而下將攻之光弼遷率衆入  
北城登城望曰彼雖衆亂而囂不足懼也當為公  
等日午而破之命出將戰及期不決謂諸將曰向  
來戰何處最堅而難犯或曰西北角遷命郝玉曰

右氏兵略卷之十九  
爾往擊之玉曰玉步卒也請騎軍五百翼之光弼  
與之三百又問何處最堅曰東南隅即命論惟貞  
以所部往擊之對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  
百與之百光弼又出賜馬四十疋分給且令之曰  
爾等望吾旗而戰若麾旗緩任爾觀望便宜吾旗  
連麾三至地則萬衆齊入生死以之少退者斬無  
捨至策馬赴賊有一人將援捨刺賊洞馬腹連刺  
數人一人逢賊不戰而退光弼召不戰者斬賞援  
捨者絹五百疋須臾郝玉奔歸光弼望之驚曰郝  
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玉頭來玉見使者曰馬  
中箭非敢敗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換馬遣之玉換  
馬復入決死而前光弼連麾三軍望旗而進聲動  
天地一鼓而賊大潰斬萬餘級生擒八千餘人軍  
資器械糧儲數萬計臨陣擒摯

唐書李勣圍遼東城太宗次遼澤高麗發新城國  
內鐵騎四萬救遼東江夏王道宗率張君又逆戰  
君又却道宗以騎馳之虜兵辟易奪其梁收散卒  
乘高以望見高麗陣囂急擊破之斬首千餘級

又僕固懷恩與諸節度皆以兵會次黃水賊堅壁  
自固懷恩陣西原多張旗旒使突騎與回紇稍南  
出繚賊左舉旗為應破賊壁死者數萬史朝義擁  
精騎十萬來援埋根決戰短兵接殺獲相當魚朝  
恩令射生五百攢矢注射賊多死而陣堅不可犯  
馬璘怒單騎援旗直進奪兩盾賊辟易大軍乘以  
入衆噐不止朝義敗斬首萬六千級擒四千餘人  
降者三萬朝義輕騎走

又賊安慶緒以張通儒安守忠等屯長安廣平王  
率師東討李嗣業將前軍郭子儀將中軍王思禮  
將後軍回紇葉護以兵從通儒等裒兵十萬陣長  
安中賊皆至素畏回紇既合驚且噐王分精兵與  
嗣業合擊之守忠等大敗

孔疏說文云輶兵高車如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  
草樓也是巢與櫓俱是樓之別名

海錄碎事陳勝攻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  
門中注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耳樓一名譙故  
謂美麗之樓為麗譙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



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

魏書太祖圍中山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衆曰慕容寶指城奔走汝曹百姓將為誰守避戎夜語云攻城之具有火梯雲梯編梯鵝車洞子撞竿兜竿之數火梯雲梯編梯皆與城櫓齊高亦有高於城者皆可以燒樓櫓雲梯編橋可以倚城而上下皆用車軸推行此三物惟撞竿可以禦之

分良擊左  
右

司馬法曰選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強 劉寅曰簡擇良材以次其兵是謂益吾衆人之強春秋傳所謂分良以擊其左右是也

合擊中軍

舊唐書鳳翔節度使李晟以吐蕃侵軼遣其將王必夜襲賊營率驍勇三千人入汧陽誡之曰賊之大衆當過城下慎無擊其首尾首尾雖敗中軍力全若合勢攻之汝必受其弊俱候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則其中軍也出其不意乃是奇功必如其言出擊之賊衆果敗

金史太祖曰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

撤出淖

唐書代宗狩奉天李懷光率所部奔命方雨淖奮厲軍士倍道進自蒲津絕河敗朱泚軍于醴泉

宋史曹彬等征幽州劉保勳以本官知幽州行府事子利涉以開封兵曹督芻粟隨軍常從其父會王師不利濟巨馬河更相蹂躪多死保勳馬陷淖中利涉自後撤出之力不勝人馬相擠壓遂俱死左傳附注云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蹲之訓聚於

後七札

義未詳又不解札義案太玄曰比札為甲考工記函人注革堅者札長疏云一葉為札札戰國策身自削甲札注云札木簡之薄者甲之革緣如之韓詩外傳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駢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邪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

之夫射之道左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  
挾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為儀  
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按列女傳齊景公作晉平公  
南史魏園司州大造梯衝攻園日急蔡道恭用四  
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  
敵人望弓皆靡

舊唐書薛仁貴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  
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

鄆陵

水經注沙水南與蔡澤陂水合水出鄆陵城西北

春秋成公十六年晉楚相遇于鄆陵呂錡射中共  
王目王召養由基使射殺之亦于反醉酒自斃處  
也

能改齊湯錄云開封府鄆陵縣距東京一百六十  
里今隲音煙非是按春秋左氏傳襄公十六年鄆  
陵之後陸德明音義曰鄆音偃然春秋魏唐曰鄆  
漢曰偃後漢晉隋曰隲音馬亦音偃然則一字通  
用耳

說文云寤寐而有覺也从心牙夢聲周禮以日月

隲

星辰占六癯之吉凶一曰正癯二曰巽癯三曰思  
癯五曰喜癯六曰懼癯

魏志鄧艾當代蜀夢在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  
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蹇蹇繇曰蹇利  
西南往有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  
還乎艾憮然不樂

晉書楊雄為春陽令舉兵拒王敦城陷為敦所禽  
初雄被執之日其夜夢乘車挂肉其旁占曰夫肉  
必有筋介也車傍于斤吾其戮乎尋為王敦所害

異苑符堅將欲南師也夢蔡生城日明以問婦婦  
曰若征軍遠行出難為將也堅又夢地東南傾覆  
復以問云江右不可平也君無南行必敗之應也  
堅不從卒敗

續晉陽秋符堅之遣慕容垂侍中權翼諫不聽于  
是翼乃夜私遣壯士要路而擊之垂是夜夢行路  
路窮顧見孔子墓傍墓有八石占夢者占之曰行  
路窮道盡也不可行孔子名丘以八配丘此兵字  
路必有伏兵深宜慎之于是垂遂別路而進翼伏

兵遂不擒之

宋書劉牢之與劉敬宣謀共襲桓玄敬宣夢九土  
服之既覺喜曰九者恒也桓既吞矣吾復本土乎  
舊唐書李晟雄烈有才善騎射年十八從軍勇敢  
絕倫時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擊吐蕃有驍將乘城  
拒闔頗傷士卒忠嗣募能射者射之晟引弓一發  
而斃三軍皆大呼忠嗣厚賞之因撫其背曰此萬  
人敵也

一矢復命

問子

孔疏云遺人以物謂之為問問弦多以琴問子貢

以子論語云問人於他邦皆是也

韎韐注

孔疏鄭玄詩註云韎茅蒐染也韎聲也韐昭云茅  
蒐今絳草也急疾呼茅蒐成韎也茅蒐即今之蒨  
也賈逵云一染曰韎釋器云一染謂之緜謂一入  
赤為淺赤色也跗注兵戎之服自要以下而注於  
脚跗謂屬袴於下與跗相連周禮司服凡兵車韐  
弁服鄭玄云韐弁以韎韐為弁又以為衣裳晉卻  
至衣韎韐之跗注是也鄭以跗當為幅謂裁韐若  
布帛之幅相縫屬鄭言以為衣裳則衣裳不連聘

禮君使卿常弁歸饗餼鄭玄云其服蓋黹布以為衣而素裳鄭以彼非戎事當為素裳明衣裳不連跗杜言連者謂要脚連耳若然在軍之服其色皆同所謂均服振振上下同色卻至與衆同服所以獨見識者禮法雖有此服軍士未必盡然卻至服必鮮華故楚王偏識之

說文黹菟染帚也帚相背也从舛口聲獸皮之膏可以束衽戾相帚背故借以為皮帚

謀略之

孔䟽說文云謀軍中反間今謂之細作人也此欲

令謀迎鄭伯則非一人細作於時鄭伯退走故杜以為輕兵單進遠鄭伯之前逆拒鄭伯使鄭伯前視輕兵不復顧後得自後登其車以執之也鄭軍亂走輕兵獨出其間亦謀之類故翰胡得以謀言之

內旌

孔䟽旌謂鄭伯所建之旗彀是盛旌之囊也周禮全羽為旒析羽為旌謂空建鳥羽者也但凡旗竿首皆有析羽故旌為之總名故此傳鄭伯與子重所建皆以旌言之其鄭伯所建當是交龍之旂子

搏人以投

鷄鳴而食

重所建當是熊虎之旗周禮中秋教治兵辨旗物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鄭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子重為將自然當建熊虎之旗

子華子曰吾丘鳩年十有五即以勇力聞及其壯狡也四隣畏之能以人投人以車投車其視太行之險猶之步仞之丘

晉書王如懼石勒攻已乃厚賄於勒結為兄弟勒又假其疆而納之時侯脫據宛與如不協如說勒曰侯脫雖名漢臣其實漢賊如常恐其來襲兄宜

逸囚

備之勒素怒脫貳已憚如唇齒故不攻之及聞如言甚悅遂夜令三軍蓐食待命鷄鳴而駕後出者斬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尅之勒遂斬脫後漢書光武令岑彭率傳俊滅宮劉宛等三萬餘人而擊秦豐拔黃郵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恠以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揚於阿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

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

又張步大將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耿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脩攻具宣勅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脩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

### 臨陳斬邑

又班超擊莎車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進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



自是威震西域

五代史時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瑋以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疆存審扼下博橋建瑋分其麾下五百騎為五隊一之衝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瑋率百騎為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

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舊縣人追擊之梁軍棄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

宋史岳飛討曹成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柰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奪食潛趨遠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

獻飲子反

呂氏春秋曰昔荆龔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  
敗龔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監陽穀操黍  
酒而進之子反叱曰訾退酒也監陽穀對曰非酒  
也子反曰亟退却也監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  
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其而不能絕於口以  
醉戰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  
辭以心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  
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  
若此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

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故監  
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適  
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

抱朴子曰昔狄儀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  
以亡豐侯得罪以戴尊啣盃景升荒壞以三雅之  
爵劉松爛腸以逃暑之飲郭珍發狂以無日不醉  
信陵之凶短袞子之亂政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  
戮漢會之伐命灌夫之滅族陳遵之遇害季布之  
䟽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

後漢書劉梁著辯和同之論其辭畧曰鄢陵之役  
晉楚對戰陽穀馱酒子反以斃此愛而為害者也  
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疾  
也疾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  
載記劉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石勒至曜將戰飲  
酒數斗比出復飲酒斗餘至于西陽門搗陣斃平  
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被瘡  
十餘通中者三為堪所執送于勒所

宋書孝建元年二月南譙王義宣報魯爽秋當同

舉爽狂酒乖謬即日便起兵世祖遣左將軍薛安  
都討之安都進軍與爽相遇于小岷爽親自前將  
戰而飲酒過醉安都刺爽倒馬

異苑云魏文帝幸許昌見徐邈問曰頗復中聖人  
否對曰昔子反斃于穀陽御叔罰于飲酒臣嘗同  
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

梁書鄧元起性本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平蜀絕  
飲蜀土翕然稱之

魏書皇興四年車駕北征帝親誓衆而劉尼昏醉

兵陣不整顯祖以其功重特恕之  
北齊書薛孤延性好酒率多昏醉而以勇決喜戰  
每大軍征討常為前鋒

舊唐書德宗賜宴諸將列坐酒至神策將士皆不  
飲帝使問之楊惠元時為都將對曰臣初發奉天  
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後也將策大勳建  
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為歡苟未戎捷無以飲酒故  
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既發有司供餼于道路他軍  
無子遺唯惠元一軍甌壘不發上稱嘆久之降壘

書慰勞及田悅反叛詔惠元領禁兵三千與諸將  
討伐御河奪三橋皆惠元之功也

宋史趙方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  
可戰

元史千戶散竹帶以嗜酒失所守大良平罪當死  
錄其前功免死令往東川軍前自効

附東坡志林云唐彬與王濬伐吳為先驅所至皆  
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業二百里許稱疾不行已  
而先到者爭財後到者爭功當時有識莫不高彬

此舉予讀晉書至此未嘗不廢卷太息也然本傳云武帝欲以彬及楊宗為監軍以問文立文立云彬多財欲而宗嗜酒帝曰財慾可足酒不可改遂用彬此言進退無據豈有人如唐彬而貪財者使誠貪財乃遠不如嗜酒何可用也文立獨何人斯安知非蔽賢者也

潛菴子曰文子事景公未幾公薨而厲公即位無道故文子釋楚以為外懼何其憂深而思遠也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矧驕霍如厲公耶至於馮

陵歸而祈死非有先見之明其能然乎此武子之德所以不泯也故左氏書曰卒而蘇欒城古史謂自殺何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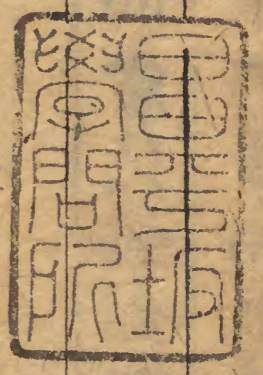
捫蝨談曰馮陵文陵之役獨范伍二子以為不可及倖而勝也二子之言幾不驗已既也晉勝而饜鍾匠麗吳勝而亡不旋踵丁其辰而追念二子寧有及哉

欒鍼掀公出淖而君父俱全劉利涉掀親出淖而父子並隕遇有幸不幸而忠孝之道斯兩無媿矣

天

天

右白身界  
卷之十九



天  
除  
中  
年

